

韩少功蒋子丹秦晓宇对话《我的诗篇》： 来自灵魂的大白话

文\见习记者 徐晗溪

1月20日下午，海口阴雨连绵，国兴大道知行和行书局却挤满了人，洋溢着明媚温暖的“书香”。著名作家韩少功、蒋子丹与当下最火的纪录片导演秦晓宇三人正就影片《我的诗篇》进行分享对谈。

当天，在对谈现场，秦晓宇很是感动，不住地感慨：“《我的诗篇》全国众筹放映也有几百场了，但像韩少功、蒋子丹两位老师这样包场的，以这样的文化身份去做这样一件事的，在全国，尚属首例。所以，我必须来……”

它“狠狠地感动了我”

这部讲述工人诗人的纪录片《我的诗篇》，是“七零后”诗人秦晓宇首执导筒之作，该影片去年已获奖无数，包括第十八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金爵奖、第5届中国纪录片学院奖年度最佳纪录电影奖，以及2015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年度最佳纪录片和最佳音效纪录片两项大奖，同时入围了台湾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和荷兰IDFA主竞赛单元。



韩少功(左)蒋子丹(右)秦晓宇在对谈现场。 徐晗溪 摄

然而，目前几乎没有影院为《我的诗篇》排片，这部影片基本是以机构包场和个人众筹的方式放映的。并且，“在有限的几场包场中，上座率也不高。人们不太关心时代奥义，也不大愿意去翻开泪与血的诗歌。诗人是孤独的，工人诗人更是”，这是该电影“幕后工作人员”刘丽朵发表于《天涯》杂志的“拍摄手记”。

海口是个例外，《我的诗篇》在海口的首映是在1月10号。“下午两点，金逸影城海口星海湾店5号厅全场座无虚席。观影全程没有人喧哗吵闹，昏暗的光线里，能看到不少观众眼含泪光。观影结束，大家也并未着急离开，而是等字幕完全播放完毕……”，这是《天涯》杂志官方微信的报道。

蒋子丹便是当日观影观众之一。她说：“那天《天涯》编辑部打电话说有这么一个工人诗人的纪录片请我来看，说老实话，我来，有很大程度是出于礼貌，可来了之后《我的诗篇》给我的震撼，真是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，狠狠地感动了我。”

正是这份“狠狠地感动”，促

成了韩少功与蒋子丹于1月19日下午，包场请朋友们看电影。同时邀请远在北京的该片导演秦晓宇来海口，与大家一起分享这部电影背后的故事。

秦晓宇感动于两位文坛前辈，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后辈的知音之情，“他们不仅仅是支持一个文学的晚辈，更主要是觉得这部电影有价值，又面临放映的困难，于是就来支持，即便此前彼此并不认识”。因此，秦晓宇一定要赶赴海南相见，“安得促膝，说彼平生”。

“这就是中国高山流水的知音文化，也是诗歌的魅力”，秦晓宇颇为感慨。无独有偶，2014年3月，秦晓宇收到财经作家吴晓波的邮件，说是读了他发表在《读书》上一篇与工人诗歌有关的文章，同样很感慨，遂邀请他编一部当代工人诗选。

《我的诗篇》，一部纪录片，一本工人诗典，就这样诞生了。

“诗言志”的重量

对谈现场，韩少功首先发言，谈了电影带给他的感动和对观影的观察。秦晓宇则分析了工人诗歌在台湾和大陆的不同际遇，谈了现代文学运动的不同走向。接着，蒋子丹发言，谈了电影带来的感想。他们三人，思想碰撞，真诚交流，将《我的诗篇》的观影引向深入。这部影片由获得过国际华文诗歌奖的失业工人乌鸟鸟，曾是第一代留守儿童的服装厂熨烫女工郭霞，在羽绒服厂填鸭毛的彝族工人吉克阿优，为矿山爆破巷道的陕西汉子陈年喜，在地下600米工作30年的煤矿工人老井，以及90后富士康流水线工人许立志等六个故事组成。

片中这些工人诗歌，不仅仅是荷尔德林的“人充满劳绩，但还/诗意地栖居在这片大地上”，也是陈年喜的“劳动让人活得有劲，劳动让人死得踏实”。

韩少功说，这些诗歌都是“灵魂的大白话”。随着《我的诗篇》获得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纪录片奖，“工人”、“诗歌”、“纪录片”这三个交织在一起的主题，站到了聚光灯下，走入大



《我的诗篇》海报

众视野。“很多人看完这部影片，内心都会很矛盾，一则是同情他们的处境，另外则是肃然起敬”，秦晓宇解释说。

“命运交响，有诗为证，这些来自底层的声音虽然微弱，聚集起来或将成为历史的证言”，“甚至几十年后，这些工人从事的工作也将完全被机器取代，但这些写于中国制造崛起、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阶段的诗歌，不应被遗忘”，在一些观影者看来，在这部影片背后，不应仅仅被当做感动，还要有一份“诗言志”的重量。

海南懂得尊重诗与生命

分享会结束后，秦晓宇被一群手捧《我的诗篇》的读者团团包围，索要签名题字。《我的诗篇》很厚，是本“大部头”，定价72元，首印7500册。《我的诗篇》策划人吴晓波曾说，这注定是一本亏钱的书，“晓宇很天真，说这本书要卖十年、二十年。但市场很无情，18个月，销不掉的书就会退回出版社”。

这又是海口的例外。分享会当日，书店里的《我的诗篇》，供不应求，很快销售一空。不仅如此，分享会接近尾声时，现场就有观众提出再包一场电影。

“天涯握手尽文人”，无论是在分享会上，还是采访中，秦晓宇反复提到这句话。也许，不仅因为这部影片与诗歌的种种因缘，更因为，海南给予了《我的诗篇》一场隆重的礼遇：《天涯》杂志的众筹发起，以及海南众多文化名人的参与推介。

“海南是懂得尊重诗与生命的地方。”秦晓宇说。



秦晓宇在给读者签售。徐晗溪 摄

《我的诗篇》： 把坚硬的镐头， 变成柔软的柳枝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蒋子丹

我自己一辈子就发表过一首诗歌，好像所有写小说的人年轻的时候都写过诗，后来发现自己才情不够，然后才改行写小说。但我对诗歌始终很关注，只可惜关注的结果是越来越失望，时间长了，我对诗歌就有了一种偏见。而此次关于工人诗歌的纪录片《我的诗篇》给我的震撼，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，狠狠地感动了我。

朴质高贵的人物

最开始，我看到一个叫乌鸟鸟的诗人，从一个山村跑到广州去打工。进城之后，他用一个诗人的方式去面对那么多现实的问题，完全陷入茫然四顾迷茫彷徨的窘境。看到这儿的时候，我忽然产生了一种担心，担心电影的编导们又要把他拍成那种四处碰壁之后，仅仅用诗歌来诉苦泄愤，以博得观众廉价的同情，抑或是自轻自贱，成为观众恶搞的笑料还跟着自嘲自虐的可怜虫。

所幸随着镜头的推进，我们走进了工人诗人生活深处，心中的忧虑被迎面扑来的热浪席卷一空。编导们用非常独到的眼力，非常别致的细节，以及大师级的镜头语言，把陈年喜、老井、郭霞等等，这组让我们亲近和敬重的人物群像，鲜活地演映在我们面前。现实中艰苦卑劣的物质生活状况，与他们在诗歌中展示的质朴高贵的精神面容，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张力，让我在意外之外泪奔如雨。

陈年喜，一个在地底下探矿的爆破工人，实际上是每天在提着头在过日子的人。我们看见他用冰凉的水洗浴，用小二的瓶子盖喝酒，干着危险无比的活儿，却常常被人黑了工资。可他仍然热爱劳动，用诗行教导着我们，他说：劳动让人活得有劲，劳动让人死得踏实！

女工郭霞，也是一个爱美的女子，对时尚的吊带裙情有独钟。然而，即便是从地摊上买来的廉价货，她只能珍藏在衣柜里，偶尔在夜半下班之后换上，跑到厕所的窗户前去照一照，转几圈……在繁重的劳动中，她一直在幻想着手里漂亮的裙子，由一个陌生的姑娘穿上以后，被爱人的手搂住腰身有多幸福，裙裾飘飞起来又是多美丽。在这里，没有羡慕、嫉妒，没有恨，只有由衷的祝福。诗的末尾，一声“陌生的姑娘，我爱你”，道尽了这位女子最纯真的善良，最高远的胸怀。

还有老井。一个在煤矿里干了十几年，无数次从死神手指缝里脱逃的井下工人。居然在诗中写道，他在几百米的地层深处下镐时，听到了煤层中的几声蛙鸣，于是他的坚硬的镐头，变成了柔软的柳枝。

这种匪夷所思的意象，是多么高妙的浪漫主义境界。在几百米深的地底下，倾听着一声蛙鸣，期盼一个活物，生怕自己不小心刨死

了亿万年前的生灵。这个每天挣扎在生死边缘的人，对生命的热爱得有多博大，有多深沉。

苦难使他们强大坚韧

爱家人，也爱陌生人。爱人类，也爱人类之外的一切生灵。这就是影片的主人公们带给我们的最为震撼的力量所在。

工人们生活在相对艰苦的环境中，如何承受苦难，是他们共同面临着也无法回避的问题。苦难的生活是一把双刃剑，它可能滋养我们，使人的内心变得更加坚韧，更加阔大，乃至更加悲悯，同时也带来了另外一种危险，因为生活亏待了我们，容易使人失去内心的平衡，进而狭隘了胸怀，尖锐了目光，变得什么都看不惯，妒人有笑人无，直至白天唯愿牛斗架，晚上巴望火烧。

艰难的生活对每个人都是良知的大考，苦难可以培养一个人的悲悯情愫，也可以使人变得非常狭隘和充满怨恨。正因为如此，影片主人公们的生活和诗篇，在当下人欲横流戾气弥漫的背景中，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蔚为珍宝。

这些诗篇绝不是可以刻意制做出来的，诗人们非得有那么宽阔的心胸，那么悲悯的情怀，才可能获得这样的感受。

用血泪凝成的诗歌

影片用富士康跳楼自杀的诗人许立志之死亡，和乌鸟鸟新生儿子之出生，这一死一生的生命事件作为尾声，完成了这次让我们难忘的精神之旅。

电影结束的时候，灯亮了，包括我在内所有的观众，都静静地坐在椅子，好一阵子才被解了冻似地站起来，默默地退场。我相信此时大家的心情都五味杂陈。几个捧着爆米花筒，拿着可乐瓶子的年轻人，走在我前面，还在用纸巾抹着眼泪。这应该是本片编导们最想得到的放映结果吧。

联想起影片中，当一群讨薪而不能得，被迫在北京寒冷的过街通道里等待仲裁的农民工，向着镜头含泪请愿的时候，近旁正有些小伙子将轮滑玩得热火朝天，炫技和喝彩显然是他们唯一的兴趣中心，眼前令人心酸的一幕与他们根本无关。要是这些孩子能跟我们一起看看电影，他们是不是也会在黑暗里，忘了吃爆米花，忘了喝可乐，而为那些不幸的人们揪一把心，抹一把泪呢。

我想那是肯定的，要紧的是他们应该有机会接触这样的电影，这样的诗。

我觉得大家要是都来看一看这部电影，读一读电影主人公用血泪凝成的诗，肯定会对诗歌有全新的认识，进而对人类社会，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有一个正向的改变。